大戴禮記解詁

大戴禮記解詁敘錄

揚州阮中丞敘曰南城王君實齋著大戴禮記解詁十三卷目錄一卷其言曰大戴與小戴同受業於后倉各取孔壁古文記非小戴删大戴馬融足小戴也禮察保傅語及秦亡乃孔襄等所合藏是賈誼有取於古記非古記采及新書也三朝記曾子乃劉氏分屬九流非大戴所裒集也其校經文也專守古本爲家法有懲於近日諸儒妄據他書徑改經文之失其爲解詁也義精語潔恪守漢法多所發明爲孔撝約諸家所未及能使三千年孔壁古文無隱滯之義無

虛造之文，用力勤而爲功鉅矣。元從北平翁覃谿先生，得識王君，王君厚重誠篤，先大夫敬之，以爲有古人風，延教家塾子弟者有年。王君書成，屬序於元，元更出元素校大戴本付王君，王君或以己所校者衡量之，加以棄取，別爲大戴記作釋文數卷，不更善乎。

嘉慶十二年，揚州阮元敘於揅經室。

山陽汪閣學敘曰：嘉慶丙寅冬，予視學江西，阮芸臺同年以書來，極道南城王君實齋之賢，未之見也。己巳季夏，君將以拔萃就博士選，循例謁予章門，因出其所著大戴記解詁目錄見示，予受讀之，學古而識

卓理精而論篤其推明大戴記爲孔壁古文非小戴刪餘語及秦亡乃孔襄所合藏賈誼所稱引非大戴取賈誼書七略分隸六藝諸子乃劉氏裒大戴非大戴輯他說皆確鑿有根據不可移易其斥後人據王肅私竄之家語及唐宋人類書世俗坊本改定本經尤切中近世儒人浮華好異蔑古不根之失雖其全書未獲卒業然觀其發凡大旨禮典器數墨守鄭義解詁文字一依爾雅說文及兩漢經師有不知而闕無杜撰之言殆庶幾古人實事求是之學而異於世之剽竊附合堅僻自是以夸世俗者其亦遠矣予於

是經無所自得慚承下問輒書數語歸之以志服膺並以質之芸臺山陽汪廷珍

歙淩進士敘曰南城王實齋先生著大戴禮記解詁十三卷研求古訓理精義密足矯以臆說經之弊其言曰近代以來人事校讐或據王肅私定家語改易經文是猶聽信盜賊研審事主也又或據唐宋類書所引增刪字句是猶舍當官案牘而求情實於風聞也故其所釋惟據相承舊本不敢以他書增刪改易用力之勤凡二十餘年其於大傳禮可謂有功矣嘉慶戊辰歲八月晤先生於浙西先生不以爲鄙發篋

見示廷堪於是書所得甚淺旣無以益之於是舉其卓絕之識書諸簡末以告世之好學深思者同門年愚弟歙淩廷堪識

揚州汪編修敍曰昔朱子謂大戴禮注當是鄭康成所爲此疑辭無實據所引有魏晉人語必非鄭注可知周書盧辨傳稱辨少好學以大戴禮無解詁乃注之其兄景裕比於侍宗注小戴今存盧注只八卷未可爲全書也乾隆年盧召弓先生以元時本校定脫誤而未解詁南城王實齋先生惜舊注之少且後人所改不盡允當乃融會鄭氏說經諸書分節注之如

五義義字據周禮注讀若儀五鑿五字釋若作青史子引漢書君子養之讀若中心養養之養皆能根據經史發蒙解惑非不根之說也夫小戴禮須立學宮世咸讀之大戴禮篇目錯誤文多晦澀世多不讀讀亦不熟今此書出義理瞭如不特為大戴功臣其有益於學校匪淺也萬儀堂孝廉南城後進之士也擕以示余謂將付手民余欽實齋先生之學而嘉萬生之好學也謹讀而序之時在道光庚戌三月揚州後學汪廷儒拜譔

自敘曰劉向別錄云古文記二百四篇古文者孔子

壁中書也。漢書藝文志云、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尙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又云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瘉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其目有記百三十一篇、明堂陰陽三十三篇、王史氏二十一篇、此禮記之所由來、惟孔氏壁中之本也。孔穎達曲禮疏曰、鄭康成六藝論云、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聖傳記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晉司空長史陳邵周

禮論敍云、戴德刪古禮二百四篇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此大戴之書、篇數具在、惟取於孔壁古文、未嘗闌入諸家也。或曰壁藏之書、當在先秦。今禮察保傅篇中皆有秦二世而亡之語、與賈誼新書同、得無大戴取於賈氏書乎。聘珍曰、顏注漢志引家語云、孔騰字子襄、藏書於夫子舊堂壁中、而漢記尹敏傳云、孔鮒所藏。案史記孔鮒爲陳涉博士、固在亡秦之時、而子襄爲漢惠博士、則秦亡久矣。漢惠本紀四年、除挾書律、張晏注云、秦律敢有挾書者族、然則漢惠四年以前、皆是藏書之日。而古文記二百四篇、亦非出

於一時一人之手若禮察保傅諸記乃楚漢閒人所爲合於二百四篇之中而爲孔氏所藏亦別有流傳在外之本而爲賈氏所取此賈書有取於古記非古記有待於賈書也又大戴禮有孔子三朝記七篇曾子十篇皆是古文記二百四篇中書自劉氏總羣書而奏七略序六藝爲九種分諸子爲九流於是出三朝記於論語之類出曾子於儒家者流此又劉氏剖析傳記而非大戴采取諸家也今小戴禮記燦然具備而大戴之篇祇存四十隋書經籍志謂戴聖刪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漢末馬融足月令一篇明堂位

一篇樂記一篇其說頗爲附會蓋因大戴八十五篇之書始於三十九終於八十一其中又無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六十一四篇多出弟七十三一篇隋志又別出夏小正弟四十七一篇則存三十九而闕四十六故支離其辭以爲小戴所取耳豈知月令明堂位劉向別錄並屬明堂陰陽古文三十三篇之內者也而樂記疏引劉向別錄云禮記四十九篇樂記弟十九則樂記之入禮記自劉向所見本已然矣又何待於馬融之足哉且當時古本具在大小戴同受業於后倉之門小戴又何庸取大戴之書而删之蓋

二家俱就古文記二百四篇中，各有去取，故有大戴取之，小戴亦取之，如哀公問、投壺等篇者也。况大戴所闕之篇，其名往往見於他書，如王度記、辨名記、疏禭篇之類，皆不在於小戴記中，豈得以大戴闕篇即小戴全篇邪？夫以大戴之書，同是聖賢緒餘，自古未立學官，兩漢經師不爲傳注，陸德明不爲音義，迄無定本。後周盧辨雖爲之注，然而隋唐宋志並不著錄，則其書傳者蓋寡。是以闕佚過半，其存者亦譌變不能卒讀。自時厥後，未有專家。近代以來，人事校讐，往往不知家法。王肅本黜竄此經，私定孔子家語，反據

肅本改易經文是猶聽信盜賊研審事主有是理乎又或據唐宋類書如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之流增刪字句或云據永樂大典改某字作某是猶折獄者舍當官案牘兩造辭證而求情實於風聞道路得其平乎是非無正人用其私甚者且云某字據某本作某豈知某本云者皆近代坊賈所為其人並無依據是直向聾者而審音與盲人而辨色凡茲數端大率以今義繩古義以今音證古音以今文易古文遂使不壁古奧之經變而文從字順洵有以悅俗學者之目然而經文變矣經義嘗由茲而亡可不懼哉聘珍今

爲解詁十三卷目錄一卷與諸家所見未敢雷同惟據相承舊本不復增刪改易其顯然譌誤者則注云某當爲某抑或古今文異假借相成依聲託類意義可通則注云某讀曰某而已其解詁專依爾雅說文及兩漢經師訓詁以釋字義於古訓之習聞者不復標明出處稍涉隱奧必載原書亦復多引經傳證成其義間有不知而闕必無杜撰之言舊說有可采者則加盧注云以別之至於禮典之辨器數之詳壹以先師康成緒論爲主以禮本鄭氏專門之學而其學則聘珍生平所私淑諸人者也未免膏肓之疾難辭

墨守之愆。以云有功經學、實所不敢。但於三千年來天壤孤經、亦可謂盡心焉爾已。憶垂髫受書、家父口授此經。聘珍年幾舞勺、迄今誦習三十餘年矣。爲茲解詁、稿凡數易、亦歷有年所。不但稟承家學、抑亦博問通人。今檢其簡札、并諸書首、以誌師友淵原著書歲月、庶傳諸將來、知非鄉壁虛造者也。南城王聘珍。

大戴禮記解詁目錄

南城王聘珍學

主言弟三十九廣雅云主君也主言者君天下之言也曲禮曰君天下曰天子誥志曰主祭於天曰天子會子問聖人爲天地主爲山川主爲鬼神主爲宗廟主是也王肅私定孔子家語盜竊此篇改作王言俗儒反據肅書改竄本經亦作王言非是始於三十九暨已上三十八篇皆佚也

哀公問五義弟四十義讀曰儀周禮以儀辨等鄭注云故書儀或爲義杜子春讀爲儀又周禮凡國之大事治其禮儀鄭注云故書儀爲義鄭司農云義讀爲儀古者書儀但爲義今時所謂義爲誼聘珍謂鄭云故書者古文書也大戴禮記是刪取孔壁之書雖經改寫閒存古文俗儒據荀子書改義作儀者非是名曰五義者篇中所云庸人士君子賢人大聖是也

哀公問於孔子弟四十一此於小戴記爲哀公問弟二十七孔疏云鄭目錄云

名曰哀公問者善其問禮著謚顯之也此於別錄屬通論但此篇哀公所問凡有二事一者問禮二者問政問禮在前問政在後

禮三本第四十二　名曰禮三本者本經曰禮上事天下事地宗事先祖而寵君師是禮之三本也篇中多推明反本修古不忘其初之事史記禮書采取此篇爲之古文禮記是與尚書等經同出孔壁孔氏安國盡得其書司馬遷嘗從安國問故遷書多古文說此類皆是不獨爲尚書也已

上卷一凡四篇

禮察第四十六　此篇之前弟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三篇並闕而此篇亦多譌竄自篇首至倍死忘生之禮眾矣同小戴記經解弟二十六自凡人之知以下漢書賈誼傳有之篇首稱孔子曰後言秦王子孫誅絕當中顯有譌脫之處案漢書藝文志所載記百三十一篇班氏自注云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不言其爲何時之人諒非一時同出者也楚漢之閒如陳涉博士之徒皆其支流餘裔豈不發憤

者書然則禮察保傅等篇皆是楚漢閒人所爲同在古文記二百四篇之中大戴取之以爲記賈誼亦采以爲書而班氏又潤色賈書以入史故此篇中有問爲天下何如又有今子或言云云並非上疏之體也

夏小正弟四十七

禮運曰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鄭注云得夏四時之書也其書存者有小正史記云孔子正夏時學者多傳夏小正案古文記皆七十子後學者所爲而夏小正亦二百四篇中之一太史公所云學者卽班氏所云七十子後學者也太史公所云傳夏小正卽是就小正元書而爲之傳者也篇中原自有經有傳知者鄭注月令引夏小正者九如正月啓蟄魚陟負冰農率均田丁亥萬舞入學妾子始蠶九月丹鳥羞白鳥十一月王符皆是經文首句故直稱爲夏小正曰獨於丹鳥羞白鳥之下引丹鳥也者謂丹艮也云云則以說曰二字別之說曰者卽傳者之說也是鄭所見本原自有經有傳此其明證也又郭注爾雅有引夏小正曰者有引夏小正傳曰者則小正之有經有傳至晉時猶未譌也隋書經籍志大戴禮記十三卷外有夏小正一卷戴德撰後人遂相

承以夏小正乃大戴自爲無分經傳不知大戴祇就古文記刪取成書未嘗自作隋志所云戴德撰者謂其書從大戴禮記中出並非謂其自作經傳也宋有傳崧鄭倣杜氏春秋左傳集解之例釐析經傳亦非大戴之舊云

已上卷二凡二篇

保傅第四十八　名曰保傅者本經曰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蓋古者教王大子之禮也

賈誼新書保傅傳職容經胎教等篇與此大同小異自篇首夏爲天子至此時務也漢書賈誼傳亦有之字句小有詳略漢書昭帝紀詔曰修古帝王之道通保傅傳卽謂此篇是古又有保傅傳之名也班氏白虎通引此篇語稱禮保傅曰是此篇本古文禮記蓋楚漢閒人所爲其人亦七十子後學之流漢初並在古文二百四篇之中出自孔壁故當時卽以列於孝經論語尚書之類而進之於君而賈誼所從而采摭潤色以成一家之言者則在外流傳之本亦如古文尚書出自孔壁而先有今文行於世特其篇數多寡不同耳俗儒不能沿流溯源猥以大戴取於賈誼之書則此篇之末又見於劉向說苑豈大戴復取於劉

向書耶蓋古人之書名曰著述采取者博如史記明是采世本左傳國語國策所爲呂覽淮南亦非盡出一手賈氏之書亦何必不有取於古記也

已上卷三凡一篇

曾子立事弟四十九

此篇言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之事名曰立事者君子所以立身行道也此以下十篇題首並云曾子者蓋曾子之後學者論撰其先師平日所言立身孝行之要天地萬物之理同在古文記二百四篇之中並出於孔氏壁中者也漢書藝文志儒家有曾子十八篇班氏自注云名參孔子弟子是即禮記中之本自劉氏析羣書爲七畧乃從禮記類中出之於儒家者流藝文志乃因劉氏之舊耳當口大戴定禮記祇就古文二百四篇或刪或取未嘗汎及諸子也白虎通喪服篇引禮曾子記曰大辱加於身皮體毀傷即君不臣士不交祭不得爲昭穆之尸食不得昭穆之牲死不得葬昭穆之域今案大小戴記中並無此文則班氏所稱禮曾子記者自是大戴佚篇中文也據此則曾子記十八篇大戴所取必不止此十篇惜卷帙散亡不可考矣

曾子制言上弟五十四 制。法也。曾子多篇。皆篇首文字標題。制言別撰名目者。是後學纂述先師之語。比諸先王之法言也。三篇之中。主言行禮秉德。居仁由義。進退不苟之事。以簡策重多。分爲上中下三篇。

曾子制言中弟五十五

曾子制言下弟五十六

曾子疾病弟五十七 名曰疾病者。疾病時之言也。本經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聞則廣大矣。曾子生平進德修業之功。亦可見矣。

曾子天圓弟五十八 名曰天圓者。亦以篇首文字標題。篇中發明天地陰陽禮樂律厤之道。曾子述所聞於孔子。以示後學者也。

已上卷五凡五篇。

武王踐阼弟五十九 武王克殷。踐天子位。受書於師尙父。退而自爲戒書。著於物以

自贊此記者紀錄舊聞也

衛將軍文子弟六十

名曰衛將軍文子者善其能咨訪聖門之賢才著其官號以顯之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多取此篇語太史公曰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則古文記二百四篇中尚有弟子籍篇名也

已上卷六凡二篇

五帝德弟六十二

此已前闕弟六十一一篇史記五帝本紀云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余嘗西至空峒北過涿鹿東漸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三代世表云余讀諜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厤譜諜終始五德之傳古文咸不同乖異夫子之弗論次其年月豈虛哉聘珍謂史遷所云古文者即此五帝德及帝繫二篇也二篇皆在禮記二百四篇之中與古文尚書等經同出孔壁故謂之古文也此五帝本紀三代世表之所本亦史遷所撰以考訂古厤諸諜記傳之異同者也蓋古文初出屋壁孔安國悉得其書班

氏謂馬遷嘗從安國問故遷書多古文說是也

帝繫弟六十三周禮瞽矇職曰世奠繫鄭注云故書奠或爲帝杜子春云帝讀爲定其字爲奠書亦或爲奠世奠繫謂帝繫諸侯卿大夫世本之屬是也小史主次序先王之世昭穆之繫述其德行瞽矇諷誦世繫以勸戒人君也故國語曰敎之世爲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據此則帝繫本古史之流而大戴禮記中此篇則七十子後學者紀錄舊文即史記所云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者是也漢武之際出自孔壁寫以蝌蚪故史遷謂之古文焉索隱云案大戴禮有五帝德及帝繫篇蓋太史公取此二篇之諜及尚書集而紀黃帝以來爲系表也

勸學弟六十四文有與管子荀子同者當是記者采摭諸書而潤益之亦有見於劉向說苑者是又從此經采取者勉說者以爲荀況書云

已上卷七凡三篇

子張問入官弟六十五鄭注雜記云官猶仕也問入官者問爲仕之道聖人告以

南面臨民恢之彌廣君國子民不外是也

盛德第六十六 此於古記當屬明堂陰陽名曰盛德者鄭注甘誓云五行四時盛德所行之政也明堂月令曰立春盛德在木立夏盛德在火立秋盛德在金立冬盛德在水明堂順五行之德故謂明堂爲盛德蓋三十三篇中之一也

明堂第六十七 此篇專言明堂之制故篇題直曰明堂也於古記亦當屬明堂陰陽許氏五經異義引此經文稱爲盛德記以盛德亦是明堂之記故通稱之也漢書藝文志有明堂陰陽三十三篇而無盛德之名猶後人稱盛德而不別著明堂之名也鄭氏異義駁云禮戴所云雖出盛德記及其下顯與本異章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似秦相呂不韋作春秋時說者所益令案呂氏春秋禮家鈔爲月令者劉向別錄屬於明堂陰陽是大戴禮記中明堂篇目自是古本所有不可泯也俗儒或據異義所引合并此篇於盛德篇中刪去明堂第六十七篇題者非是

已上卷八凡三篇

千乘第六十八　此於三朝記爲第一漢書藝文志論語類孔子三朝記七篇蜀志秦宓傳云昔孔子三見哀公言成七卷裴注云劉向七略曰孔子三見哀公作三朝記七篇今在大戴禮臣松之案中經部有孔子三朝八卷一卷目錄餘者所謂七篇王伯厚云孔子三朝志七篇今考大戴禮千乘四代虞戴德誥志小辨用兵少閒是也聘珍謂此七篇亦七十子後學者所記原在古文記二百四篇之中故大戴采而錄之自劉氏七略乃別出於論語類中亦如曾子記別出於儒家類也

四代第六十九　此於三朝記爲第二

虞戴德第七十　此於三朝記爲第三

誥志第七十一　此於三朝記爲第四

已上卷九凡四篇

文王官人第七十二　此記者紀錄舊聞也文與周書官人解第五十八大同小異周書序云成王訪周公以民事周公陳六徵以觀察之作官人據此則事屬成王信矣大戴禮記作文王者

記者所聞異辭也但如周書作周公曰亦有六徵云云訓體也大戴作王曰嗚呼云云誥體也誥當為文王

諸侯遷廟弟七十三

諸侯遷廟者禮古經五十六篇中之篇名此乃其記也亦如儀禮各篇之記然漢書藝文志云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瘉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即此類是也此篇乃諸侯三年喪畢遷新死者之主於祖廟舊說竝云練而遷廟者非是說詳篇中

諸侯釁廟弟七十三

諸侯釁廟者亦禮古經五十六篇中之篇名而此乃其記也記諸侯既成祖廟殺牲釁之之事小戴入於雜記下弟二十一篇次重云七十三者本經闕文之後簡編俱錯亂不可考矣

已上卷十凡三篇

小辨弟七十四

此於三朝記為弟五大戴原本自當與誥志篇相接今本中隔文王官人

諸侯遷廟諸侯釁廟三篇者大戴篇次竝爲後人所亂也

用兵第七十五　此於三朝記爲弟六漢書高帝紀云祭蚩尤於沛庭臣瓚曰孔子三朝記云蚩尤庶人之貪者師古云瓚所引者同是大戴禮出用兵篇而非三朝記也聘珍謂劉向七略云孔子三見哀公作三朝記七篇今在大戴禮而漢書劉向傳載向疏云昔孔子對魯哀公竝言夏桀殷紂暴虐天下故厤失制攝提失方孟陬無紀云云正是用兵篇文劉向以爲孔子對哀公之辭則爲三朝記明矣師古謂用兵篇非三朝記又云大戴禮有三朝記一篇竝非是

少閒弟七十六　此於三朝記爲弟七

已上卷十一凡三篇

朝事弟七十七　鄭注周禮大行人云朝事儀曰奉國地所出重物而獻之明臣職也注儀禮覲禮云朝事儀曰天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繅藉尺有二寸云云竝是此經之文而稱曰朝事儀是古本篇題原有儀字後乃脫去耳經文多同周禮典命大行人小行人司儀掌客諸職及小戴記聘義篇

是記者鈔錄舊聞以爲禮經之記者也

投壺弟七十八

小戴記投壺弟四十孔疏云案鄭目錄云名曰投壺者以其記主人與客燕飲講論才藝之禮此於別錄屬吉禮亦實曲禮之正篇是投壺與射爲類此於五禮宜屬嘉禮或云宜屬賓禮聘珍謂此經篇末附射事及貍首之詩所云與射爲類是也但篇中多闕文錯簡怨出於孔壁簡滅札爛小戴取其明文著於篇大戴則仍古本而存之非盡亂於大戴既刪之後也

已上

卷十二凡二篇

公符弟七十九

符當爲冠之譌通典嘉禮注引譙周五經然否論云禮公冠記周公冠成王云云是古本作公冠公謂諸侯也儀禮士冠記曰公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左氏襄九年傳曰君冠必以祼將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是諸侯之冠有冠之禮當在禮古經五十六篇之中此篇乃其記也篇末有孝昭冠辭及祭天祭地祭日祝辭是後人竄入非大戴原書所有也知者劉昭

注續漢書禮儀志云冠禮曰成王冠周公使祝雍曰辭達而勿多也祝雍曰近於民遠於年遠於佞近於義嗇於財任賢使能博物記曰孝昭帝冠辭曰陛下擕顯先帝之光曜云云所引冠禮卽此經之文也文止於任賢使能其下另引博物記中語若果在此篇之中劉氏又安用加博物記曰以別之其爲後人竄入無疑矣今因舊本存諸篇末

本命弟八十 名曰本命者本經曰分於道之謂命篇中言男女居室喪服之事亦禮家雜記推本於性命也

易本命弟八十一 此篇蓋亦明堂陰陽之流名曰易本命者篇中主言測物窮理盡性致命之事終之以著龜而統之以乾坤也鄭云大戴記八十五篇此以下闕四篇也 已上卷十三凡三篇

大戴禮記解詁目錄終

姪嘉會校刊

大戴禮記解詁卷之一

南城王聘珍學

主言弟三十九

孔子閒居曾子侍鄭氏三禮目錄云退燕避人曰閒居仲尼弟子列傳云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孔子曰參今之君子君子在位者之通稱惟士與大夫之言之閒也其至於君子之言者甚希矣白虎通云士者事也任事之稱也大夫職在於適四方受君之法施之於民帝王或稱君子何道德之稱也聘珍謂閒猶中也君子者君上位子下民希罕也言今之在位者所言不出於任事奉法之中罕聞君國子民之大道也於乎吾主言其不出而死乎哀哉廣雅云主君也主言謂君子之言楊注荀子云出行也史記云孔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而著明也曾子起曰

敢問何謂主言（曲禮曰請業則起請益則起）孔子不應曾子懼肅然摳衣下席曰弟子知其不孫也得夫子之閒也難是以敢問也（應以言對也肅然敬貌摳提也曲禮曰席閒函丈鄭注云謂講問之容也函容也講問宜相對容丈足以指畫下席者因夫子不應故容中敬也孫恭順也閒謂閒居）孔子不應曾子懼退負序而立（負之言背也爾雅曰東西牆謂之序）孔子曰參女可語明主之道與曾子曰不敢以爲足也得夫子之閒也難是以敢問孔子曰吾語女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故非德不尊非道不明（中庸曰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爾雅曰明成也）雖有國焉不教不服不可以取千

里。國謂王國也。周禮曰惟王建國。大司馬職曰方千里曰國畿。教謂教化。服謂服事。廣雅云取爲也。上無教化，下不服事，不可以爲國也。雖有博地衆民，不以其地治之，不可以霸主。博地衆民，謂諸侯大國也。地治，謂以道治也。高注秦策云地猶道也。霸主，謂爲方伯以主諸侯。白虎通云霸者伯也。少閒曰乃有周昌霸諸侯以佐之。謂文王爲西伯也。王制曰八州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公羊隱五年傳曰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是故昔者明主內脩七教，外行三至。七教脩焉，可以守；三至行焉，可以征。七教不脩，雖守不固；三至不行，雖征不服。此經與下文爲總目，其事並在下文。左氏昭二十三年傳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諸侯守在四鄰。孟子曰征者上伐下也。又曰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是故明主之守也，必折衝乎千里之外；其征也，衽席之上還師。

淮南說山云國有賢君折衝萬里高注云衝兵車也所以衝突敵城也言賢君德不可伐故能折遠敵之衝車於千里之外使敵不敢至也聘珍謂袵臥席也此言守則有戰之備戰亦如守之安是故內脩七教而上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費此之謂明主之道也勞力極也財謂國用費耗也曾子曰敢問不費不勞可以為明乎孔子愀然揚麋曰參女以明主為勞乎愀然變動貌麋讀曰忻昔者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書曰禹宅百揆皋陶作士尚書大傳云左曰輔右曰弼夫政之不中君之過也政之既中令之不行職事者之罪也明主奚為其勞也杜注左傳云在君為政在臣為事中正也令命也小宰職曰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大宰職曰廢以馭其罪昔者明主關譏而不征市鄽而不稅稅十取一使

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入山澤以時有禁而無征此六者取財之路也明主捨其四者而節其二者明主焉取其費也

關者界上之門譏呵察也征賦也市買賣所之也鄽市之物邸舍鄽而不稅者稅其舍不稅其物稅十取一謂田稅也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歲三日者均人職曰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入山澤以時者王制曰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草木黃落然後入山林山虞職曰物爲之厲而爲之守禁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澤虞職曰掌國澤之政令爲之厲禁四者謂關市山澤二者謂田稅民力

曾子曰敢問何謂七敎孔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順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諒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恥爭上强果則下廉恥民皆有別則貞則

正亦不勞矣此謂七教以敬事長曰順齒年也施謂施德諒信也隱匿也孟子曰進不隱賢必以其道別辨也釋名云貞定也易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正政也七教者治民之本也教定是正矣定猶成也爾雅曰是則也正謂民無傾邪也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則何物不正表標準也識正物之行列者也是故君先立於仁則大夫忠而士信民敦工璞商慤女憧婦空空七者教之志也表記曰仁者天下之表也左氏僖九年傳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士任事者也晉語曰定身以行事謂之信敦厚也陸氏爾雅音義云璞字又作樸說文云樸木素也通物曰商慤謹也女謂未嫁者憧讀曰僮無知也空空無識也七者布諸天下而不窕內諸尋常之室而不塞布散也左氏昭二十一年傳曰小者不窕又曰窕則不咸杜注云窕細不滿也內入也淮南氾論云舒之天下而不窕內之尋常而不塞高注云不窕在

大能大也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在小能小不塞急也是故聖人等之以禮立之以義行之以順而民棄惡也如灌等猶差也禮謂禮儀義者事之宜也順循也循其理也灌謂灌洗洗濯其心以去惡也曾子曰弟子則不足道則至矣孔子曰參姑止又有焉昔者明主之治民有法必別地以州之分屬而治之然後賢民無所隱暴民無所伏廣雅云州居也王制曰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屬官眾也周禮曰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隱蔽也暴亂也伏匿藏也使有司日省如時考之歲誘賢焉則賢者親不肖者懼有司謂周禮鄉大夫之屬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比長皆是也省察也如讀曰而考校也日省時考謂四時孟月月吉日聚眾讀法以考其德行道藝糾其衰惡過失誘進也誘賢謂鄉大夫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使之哀鰥寡養孤獨恤

貧窮誘孝悌選賢舉能此七者脩則四海之內無刑民矣（使之謂使民也盧達曰民不獨親其親不獨長其長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選賢舉能者鄉大夫職曰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刑罰罪也無刑民者民皆不變刑措不用也）上之親下也如腹心則下之親上也如保子之見慈母也上下之相親如此然後令則從施則行（親愛也保養也慈母養子者也施謂設施有所設施民皆奉行也）因民既通者說遠者來懷然後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十尋而索（懷至也布敷也舒展也說文云寸十分也人手卻一寸動脈謂之寸口尺十寸也周制寸尺咫尋常仞諸度量皆以人之體為法肘臂節也从肉从寸寸手口也度人之兩臂為尋八尺也廣雅云索盡也度始於寸盡於尋數始於一終於十也）百步而堵三百步而里千

步而井，三井而句烈，三句烈而距。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堵當爲畝，音近而譌也。以百步爲畝計之，應九百步而井，云千步者，包田間水道途徑而言也。趙注周髀算經云：伸員之周爲句。烈讀曰列，鄭注稻人云：列，田之畦畤也。距，折而方也。此言造田野形體之法。五十里而封，百里而有都邑，乃爲畜積衣裘焉，使處者恤行者有興亡。封，起土界也。左氏莊二十八年傳曰：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畜，聚也。積，謂芻米禾薪。裘，皮衣也。處，居也。恤，憂也。興當爲與，形近譌也。亡，無也。是以蠻夷諸夏，雖衣冠不同，言語不合，莫不來至朝覲於王。故曰無市而民不乏，無刑而民不違。王制曰：中國夷蠻戎狄，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無市而民不乏者，遺人職曰：掌其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乏之廬也。書曰：士制百姓於刑之中，以教祗德。無刑者

不任刑也不違者民皆從斂也畢弋田獵之得不以盈宮室也徵斂於百姓非以充府庫也畢田罟也弋繳射也田獵旅獵逐禽也四時之田總名爲獵爲田除害也盈猶充也徵求也斂賦斂也大宰職曰以九賦斂財賄鄭注曲禮云府謂寶藏貨賄之處庫謂車馬兵甲之處慢怛以補不足慢寬緩也怛憂傷也慢怛謂君心廣大憂民之憂也補不足謂出宮室府庫所藏以振貧乏也禮節以損有餘白虎通云禮所以防淫泆節其侈靡也又云禮者盛不足節有餘使豐年不奢凶年不儉富貴不相縣也故曰多信而寡貌信誠也謂慢怛由於心而德及於民貌謂文貌禮以節其行故少文貌也其禮可守其信可復其跡可履其於信也如四時春秋冬夏其博有萬民也如飢而食如渴而飲下土之人信之夫信者與國人交止於信也跡謂成跡履踐也四時錯行不失其序飢渴之切必求食飲上之親民如此民亦信

其上之親之也。夫敬，美辭。

暑熱凍寒，遠若邇。暑熱凍寒，喻教也。樂記曰：教者民之寒暑也。遠若邇，謂無有遠邇。聲教訖於四海也。書曰：祇台德先，不距朕行。

非道邇也，及其明德也。道，路也。及，與也。

是以兵革不動而威，用利不施而親，此之謂明主之守也。折衝乎千里之外，此之謂也。兵謂五兵。鄭注司兵云：鄭司農云：五兵，戈、殳、戟、酋矛、夷矛。元謂車之五兵，鄭司農所云者是也。步卒之五兵，則無夷矛而有弓矢。革謂三革。賈注國語云：三革，甲、冑、盾。三也。威，畏也。用，貨賄也。利，爵賞也。施，予也。親，謂民親其上也。

曾子曰：敢問何謂三至。孔子曰：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說，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明主篤行三至，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也，天下之士可得而臣也，天下之民可得而用也。篤，固也，厚也。君，謂有土者。

士謂守道者曾子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昔者明主以盡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數既知其數又知其所在良賢也能也鄉大夫職曰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於王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射義曰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此明主所以盡知天下良士之名也明主因天下之爵以尊天下之士此之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因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謂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說天下之士說則天下之明譽興此之謂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爵謂公侯伯子男卿大夫士也尊貴也大宰職曰爵以馭其貴祿以馭其富鄭注云班祿以富臣下書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與譽聲實也人心和樂而頌聲作也故曰所謂天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親者也

所謂天下之至知者能用天下之至和者也所謂天下之至明者能選天下之至良者也此三者咸通然後可以征經解曰上下相親謂之仁逸周書王佩曰化行在知和大開武曰維王其明用開和之言孔注云可否相濟曰和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是故仁者莫大於愛人知者莫大於知賢政者莫大於官賢有土之君脩此三者則四海之內拱而俟然後可以征孟子曰仁者愛人書曰知人則哲能官人中庸曰為政在人拱斂手也俟待也明主之所征必道之所廢者也彼廢道而不行然後誅其君致其征弔其民而不奪其財也故曰明主之征也猶時雨也至則民說矣孟子曰征之為言正也致其征者左氏襄二十五年傳曰鄭入陳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

還。杜注云，陳亂，故正其衆官，脩其所職，以安定之。孔疏云，司徒招致人民，司馬集致符節，司空檢致土地。孟子曰，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是故行施彌博，得親彌衆，此之謂衽席之上乎還師。行謂行師征伐，施，功勞也。彌，益也。博，廣也。呂氏春秋懷寵云，義兵行地滋遠，得民滋衆也。

哀公問五義第四十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欲論吾國之士，與之爲政，何如者取之。魯周公世家云，定公十五年卒，子將立，是爲哀公。王制曰，凡官民材，必先論之。士謂講學道藝者。孔子對曰，生乎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爲非者，不亦鮮乎。志，慕也。古之服，儒服也。舍讀曰宿舍之舍，居也。言自居於士而爲非者少也。哀公曰，然則今夫章甫句屨

紳帶而搢笏者此皆賢乎儒行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士冠禮記曰章甫殷道也屨人職曰青句素屨鄭注云句當爲絇聲之誤也絇謂之拘著舃屨之頭以爲行戒紳帶之垂者也搢插也笏記事者也玉藻曰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鄭注云殺猶杼也天子杼上終葵首諸侯不終葵首大夫士又杼其下首廣二寸半孔子曰否不必然今夫端衣元裳冕而乘路者志不在於食葷斬衰菅屨杖而歠粥者志不在於飲食故生乎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爲非者雖有不亦鮮乎端衣者禮衣端正無殺也鄭注司服云端者取其正也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是廣袤等也聘珍謂端衣天子諸侯皆以朱爲裳云元裳者齊服也郊特牲曰齊之元也以陰幽思也冕祭服也路車也葷辛物辛主散齊必變食不茹葷不敢散其志也喪服傳曰斬者何不緝也衰三升菅屨者

背非也杖者何爵也無爵而杖者何擔主也非主而杖者何輔病也歠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

哀公曰善何如則可謂庸人矣孔子對曰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善言而志不邑邑不能選賢人善士而託其身焉以爲己憂道言也邑讀曰悒一切經音義引蒼頡云悒悒不舒之貌志不悒悒謂志意放肆也選擇也託依也憂患也孟子曰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動行不知所務止立不知所定日選於物不知所貴從物而流不知所歸五鑿爲政心從而壞若此則可謂庸人矣務事也止居也定安也選數也中庸曰賤貨而貴德孟子曰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楊注荀子哀公篇云鑿竅也五鑿謂耳目鼻口及心之竅也聘珍謂五讀曰午猶忤也鑿穿鑿也五鑿爲政謂政不率法心從而壞謂私心壞政也孟子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

哀公曰善何如則可謂士矣

孔子對曰所謂士者雖不能盡道術必有所由焉雖不能盡善盡美必有所處焉是故知不務多而務審其所知行不務多而務審其所由言不務多而務審其所謂知既知之行既由之言既順之若夫性命肌膚之不可易也富貴不足以益貧賤不足以損若此則可謂士矣道術謂道藝由從也處居也孟子曰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說文云審悉也知審諦也謂者所以發言之指趣也順讀曰慎論語曰敏於事而慎於言易謂以物相易也哀公曰善何如則可謂君子矣孔子對曰所謂君子者躬行忠信其心不買仁義在己而不害不志聞志廣博而色不伐思慮明達而辭不爭君子猶然如將可及

也而不可及也如此可謂君子矣論語曰躬行君子又曰主忠信買義未詳或云買當爲置害枝也謂枝人也志私意也不志謂不自私也聞志之志讀曰識伐矜也曲禮曰博聞强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猶然舒和之貌哀公曰善敢問何如可謂賢人矣孔子對曰所謂賢人者好惡與民同情取舍與民同統行中矩繩而不傷於本言足法於天下而不害於其身躬爲匹夫而願富貴爲諸侯而無財如此則可謂賢人矣大學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取舍猶舉錯也統理也論語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矩方以繩直也本謂本性不傷於本謂行己有法而非矯揉以失其性害亦傷也易曰或害之悔且吝左氏昭八年傳曰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願思也富之言備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匹夫願富者子將身云君子貧窮而志廣說文云財人所寶

侯無財者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其身

哀公曰善敢問何如可謂聖人矣孔子對曰所謂聖人者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能測萬物之情性者也大道謂天地人三才之道也應當也變謂事物非常也窮困也測盡也情者性之發也陸賈新語云聖人成之所以能統物通變治情性顯仁義也大道者所以變化而凝成萬物者也易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聖人知變化之道首出庶物變則通之化而裁之故萬物得正其性命也凝正也情性也者所以理然不然取舍者也理治也然否取舍壹本於情性也中庸曰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故其事大配乎天地參乎日月雜於雲蜺總要萬物穆穆純純其莫之能循若天之司莫之

能職百姓淡然不知其善若此則可謂聖人矣配合也參三也易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參雜共也蜺雌虹也孟子曰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總統也要會也穆穆敬也純純讀曰肫肫中庸曰肫肫其仁鄭注云肫肫或爲純純懇誠貌也循巡也司主也說文云職記微也淡然定靜貌孟子曰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哀公曰善孔子出哀公送之

哀公問於孔子弟四十一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曰丘也小人何足以知禮鄭注禮記云謙不答也君曰否吾子言之也孔子曰丘聞之也民之所由生禮爲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明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

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疏數之交也君子以此之爲尊敬然鄭云言君子以此故尊禮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廢其會節鄭云君子以其所能於禮教百姓使其不廢此上事之期節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鄭云上事行於民有成功乃後續以治文飾以爲尊卑之差其順之然後言其喪算備其鼎俎設其豕腊脩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則安其居處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利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小戴則作即處作節鄭云言語也算數也即亂也醜類也幾附纆之也言君子既尊禮民以爲順乃後語以喪祭之禮就安其居處正以衣服教之節儉與之同利者上下俱足也孔疏云設

其家臘者。謂喪中之奠。有家有臘也。宗廟祭祀者。謂除服之後。又敎爲之宗廟。以鬼享之。以序宗族者。又敎祭祀末。畱同姓燕飲。序會宗族也。幾。謂沂鄂也。謂不雕鏤使有沂鄂也。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曰今之君子好色無厭淫德不倦荒怠敖慢固民是盡忤其眾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古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後今之君子莫爲禮也小戴色作實。鄭云。實猶富也。淫放也。固猶故也。午其眾。逆其族類也。當猶稱也。所猶道也。由前用上所言由後用下所言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爲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君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爲大鄭云愀然變動貌也作猶變也。德猶福也。辭讓也。公曰敢問何謂爲政孔子對曰政者

正也君爲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爲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爲百姓何從鄭云言君當務於政公曰敢問爲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民從之矣公曰寡人雖無似也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而聞乎鄭云無似猶言不肖孔子對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所以治禮敬爲大敬之至也大昏爲大大昏至矣大昏旣至冕而親迎親迎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興敬爲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鄭云大昏國君取禮也至矣言至大也興敬爲親言相敬則親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

迎不已重乎（鄭云已猶大也怪親迎乃服祭服）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社稷宗廟之主君何謂已重乎（鄭云先聖周公也）公曰寡人固不固焉得聞此言也寡人欲問不得其辭請少進（鄭云固不固言吾由鄙固故也請少進欲其爲言以曉己）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以謂已重焉孔子遂有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爲政先禮禮者政之本與（鄭云宗廟之禮祭宗廟也夫婦配天地有日月之象焉禮器曰君在阼夫人在房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直猶正也正言謂出政教也政

教有夫婦之禮焉昏義曰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物猶事也事恥臣恥也振猶救也國恥君恥也君臣之行有可恥者禮足以救之足以興復之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配以及配君子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矣大王之道也如此國家順矣鄭云愾猶至也大王居豳為狄所伐乃曰土地所以養人也君子不以其所養害所養乃去之岐是言百姓之身猶吾身也百姓之妻子猶吾妻子也不忍以土地之故而害之去之岐而王

迹焉與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鄭云則法也民者化君者也君之言雖過民猶稱其辭君之行雖過民猶以爲法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爲君子也是爲成其親名也已孔子遂言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身鄭云有猶保也不能保身者言人將害之也不能安土動移失業也不能樂天不知己過而怨天也公曰敢問何謂成身

孔子對曰不過乎物［鄭云物猶事也］公曰敢問君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日月西東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也是天道也無爲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鄭云已猶止也是天道也者言人君法之當如是也日月相從君臣相朝會也不閉其久通其政教不可以從無爲而成使民不可以煩也已成而明明照察有功］公曰寡人惷愚寘煩子識之心也［小戴識作志鄭云志讀爲識識知也寘煩者言不能明理此事子之心所知也欲其要言使易行］孔子蹴然避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鄭云蹴然敬貌物猶事也事親事天孝敬同也孝經曰事父母故事天明舉無過事以孝事親是所以成身］公曰寡人

既聞是言也，無如後罪何。鄭云：既聞此言也者，欲勤行之也。無柰後日過於事之罪何，為讓辭。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是臣之福也。鄭云：善哀公及此言，此言善言也。

禮三本第四十二

禮有三本：天地者，性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焉生，無先祖焉出，無君師焉治，三者偏亡，無安之人。性，生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焉，何也。楊注荀子云：類，種也。偏亡，謂闕一也。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宗事先祖，而寵君師，是禮之三本也。宗，尊也。寵，榮也。孟子曰：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王者天太祖，諸侯不敢懷，大夫士有常宗，所以別

貴始德之本也。天太祖謂以太祖配天也孝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鄭詩箋云懷私曰懷不敢懷謂諸侯不敢祖天子以始受封之君爲太祖也常宗者大傳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是也

郊止天子社止諸侯道及士大夫所以別尊卑尊者事尊卑者事卑宜鉅者鉅宜小者小也公羊僖三十一年傳曰天子祭天何注云郊者所以祭天也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鄭注云大祭其先祖所由出謂郊祀天也王者之先祖皆感大微五帝之精以生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祭法曰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鄭注云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楊云道行神也聘珍謂祭法曰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鄭注云行主道路行作大夫士職在適四方故得祀行也陸氏禮記音義云鉅大也

故有天下者事七世有國者事五世

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待年而食者不得立宗廟所以別積厚者流澤光積薄者流澤卑也祭法曰天子立七廟諸侯立五廟大夫立三廟適士二廟韋注楚語云地方十里爲成出長轂一乘待年而食謂食力者也說文云年穀熟也左氏昭三十二年傳曰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不得立宗廟者王制曰庶人祭於寢也積讀曰績廣雅曰績事也功也業也澤讀若孟子曰君子之澤

大饗尚元尊俎生魚先大羹貴飲食之本也樂記曰大饗之禮尚元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鄭注云大饗祫祭先王以腥爲俎實不臑熟之大羹肉湆不調以鹽菜聘珍謂元尊明水也司烜氏職曰以鑒取明水於月鄭注云明水以爲元酒

大饗尚元尊而用酒食先黍稷而飯稻粱祭嚌大羹而飽乎庶羞貴本而親用禮器曰醴酒之用元酒之尚禮運曰元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

澄酒在下。鄭注少牢饋食禮云：或言食，或言飯。食大名，小數曰飯。嚌，嘗至齒也。飽，謂尸告飽也。庶，衆也。鄭注庖人云：致滋味乃爲羞。禮器曰：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此覆申大饗事義。言此有本有用也。

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兩者合而成文，以歸太一，夫是謂大隆。於其本而貴之以爲文也。以可用則親之，順其理也。事有其文，物得其理，是能經緯天地之道，故曰成文也。歸，返也。禮運曰：夫禮必本於太一。隆，備也。

故尊之尚元酒也，俎之生魚也，豆之先太羹也。此下本有一也二字。言三者皆禮之反其本者也。

利爵之不啐也。史記索隱云：案儀禮祭畢，獻祝，西面告成，是爲利爵。祭初未行無算爵，故不啐。入祝也。聘珍謂利爵當是旅酬之後、祝未告利成之先，佐食獻尸者也。特牲饋食禮曰：利洗散獻於尸。鄭注云：利，佐食也。言利以今進酒也，更言獻者，以利待尸禮將終，宜一進酒，嫌於加爵，亦當三也，不致爵，禮又殺也。

成事之俎不嘗也。索隱

云成事卒哭之祭故記曰卒哭曰成事既是卒哭始從吉祭故受胙之爵而不嘗俎也聘珍謂士虞禮記曰三虞卒哭他用剛日亦如初曰哀薦成事是卒哭祭嚌禮與虞同也士虞禮主人獻尸尸取肝擩鹽振祭嚌之加于俎鄭注云加于俎以喪不志於味**三侑之不食也**索隱云禮祭必立宥以勸尸食至三飯而後止每飯有宥一人故有三宥既是勸尸故不相食也**一也**言三者皆禮之主其減者也

大昏之未發齊也廟之未納尸也始卒之未小斂也一也廣雅云發舉也齊當為醮郊特牲曰壹與之齊終身不改鄭注云齊或為醮祭未納尸先設置為陰厭之奠坊記曰喪禮每加以遠浴於中霤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士喪禮曰卒斂徹帷三者皆禮之謹於始者也**大路車之素幭也郊之麻冕也喪服之先散帶也一也**左氏桓二年傳曰大路越席杜注云大路玉路祀天車也詩曰鞹鞃淺幭毛傳云幭覆式也司服職曰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孔注論語云麻冕緇布冠古者積麻三十升布以為

之雜記曰大功以上散帶孔疏云小斂之後小功以下皆絞帶大功以上散此帶垂不忍卽成之至成服乃絞三者皆禮之貫其質者也三年之哭不反也清廟之歌一倡而三歎也縣一磬而尚拊搏朱絃而通越也一也閒傳曰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詩序云清廟祀文王也鄭箋云祭文王而歌此詩也孔疏云禮記每云升歌清廟是其事也鄭注樂記云倡發歌句也三歎三人從歎之磬讀曰磬明堂位曰拊搏玉磬鄭注云拊搏以韋爲之充之以糠形加小鼓鄭注樂記云朱絃練朱絃練則聲濁越瑟底孔也畫疏之使聲遲此並言聲之不尚文也凡禮始於脫成於文終於隆脫簡也文謂節文隆備也故至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佚興其下復情以歸太一至大也禮器曰大備盛德也禮者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德盛者化神故情文俱盡佚讀曰迭情文迭興謂有本有文也復反也復情以歸太一謂反本修古不忘其初者也天地以合四時以洽

日月以明星辰以行江河以流萬物以倡好惡以節喜怒以當以為下則順以為上則明萬變不亂貸之則喪張氏史記正義云自天地以下入事大禮之備情文俱盡故用為下則順用為上則明也

大戴禮記解詁卷之一終　姪嘉會校刊

大戴禮記解詁卷之二

南城王聘珍學

禮察第四十六

孔子曰君子之道譬猶防與夫禮之塞亂之所從生也猶防之塞水之所從來也。塞止也稻人職曰以防止水鄭彼注云防豬旁隄也故以舊防爲無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孔氏經解疏云水敗謂水來敗於產業也亂患謂必有亂患之事也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鄭注經解云昏姻謂嫁取也壻曰昏妻曰姻苦謂不至不答之類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鬭之獄繁矣。鄭三禮目錄云諸侯之鄉

夫夫三年大比獻賢者能者於其君以禮賓之與之飲酒於五禮屬嘉禮大司徒職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鄭彼注云陽禮謂鄉飲酒之禮也

聘射之禮廢則諸侯之行惡而盈溢之敗起矣

鄭目錄云大問曰聘諸侯相於久無事使卿相問之禮小聘使大夫周禮曰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於五禮屬賓禮名曰大射者諸侯將有祭祀之事與其羣臣射以觀其禮數中者得與於祭不數中者不得與於祭射義於五禮屬嘉禮鄉射者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之禮謂之鄉者州鄉之屬鄉大夫或在焉不改其禮

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之禮眾矣

大宗伯職曰以吉禮祀邦國之鬼神示以喪禮哀死亡哀公問篇曰言其喪算備其鼎俎設其豕腊脩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

凡人之知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生

難知也。廣雅云，禁止也。論語曰，齊之以禮。周禮曰，以五禮防萬民之僞。管子心術云，殺戮禁誅謂之法。左氏昭二十五年傳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民之所以生也。論語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正，堅如金石，行此之信，順如四時，處此之功，無私如天地爾，豈顧不用哉。然如曰禮云禮云，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敬於微眇，使民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此之謂也。功當爲公。敬者，禮之本也。孝經曰，禮者，敬而已矣。爲人主計者，莫如安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安危之萌應於外也。爾雅曰，安，定也。說文云，審，悉也。知審諦也。顏注漢書云，取，謂所擇用也。舍，謂所棄置也。極，中也。萌，始生也。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

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然不可不察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而人之所行各在其取舍積聚也習也察審也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又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倍禮義積而民和親禮運曰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脩睦而固人之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竇也怨倍謂民心怨而行倍畔也和親謂善氣洽而民相親睦也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之善者異或導之以德敎或敺之以法令導之以

德教者德教行而民康樂敺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哀戚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導引也敺謂駕馭之康安也極窮也戚疾也我以爲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則如湯武能廣大其德久長其後行五百歲而不失秦王亦欲至是而不能持天下十餘年即大敗之此無佗故也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也易曰君子愼始差若毫氂繆之千里取舍之謂也案史記秦王名政莊襄王之子母呂不韋姬以東周亡後三年嗣立爲秦王二十六年庚辰盡滅六國稱始皇帝三十七年辛卯崩明年少子胡亥嗣立號二世皇帝三年甲午趙高弒二世立二世兄子公子嬰爲秦王明年子嬰降漢前後凡十五年易曰者易緯通卦驗之言始謂其微時也然則爲人主

師傅者不可不日夜明此。保傅曰傳。傳之德義。師道之教訓。問爲天下如何。曰天下。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而天下之情與器無以異。在天子所置爾。置。錯置也。荀子云。國者。天下之大器也。重任也。不可不善爲擇所。而後錯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育。被蠻貊四夷。累子孫十餘世。歷年久五六百歲。此天下之所共聞也。德。恩德也。澤。謂流澤。洽。浹也。育。生也。被。猶及也。累。積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無一有。而怨毒盈世。民憎惡如仇讎。禍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夫用仁義禮樂爲天下者。行五六百歲猶存。用法令爲天下者

餘年卽亡是非明敎大驗乎敎讀曰效人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妄言今子或言禮義之不如法令敎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承殷周秦事以觀之乎子通稱也對上問者之辭承繼也

夏小正弟四十七

正月爾雅曰正月爲陬孔氏詩豳風疏引春秋元命包云夏人以十三月爲正尚書大傳云夏以日至六十日爲正又云夏以孟春爲正月令曰孟春之月鄭注云日月之行一歲十二會聖王因其會而分之以爲大數焉觀斗所建命其四時此云孟春者日月會於娵訾而斗建寅之辰也時珍謂正月日躔娵訾此周時厤象耳夏時正月節日在娵訾月中則在降婁逸周書曰周公正三統之義作周月云惟一月既南至昏昴畢見日短極斗柄建子日月俱起於牽牛之初此漢書律厤志所云周公攝政五年正月丁

巳朔旦冬至也冬至日在牛初度則正月節當在危十六度月中在室十四度故鄭云日月會於陬訾也但恆星每歲東移大約七十年餘而差一度自周迄夏當差十六度有餘則夏時正月中日躔當在降婁之初又案尚書堯典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是堯時冬至日在元枵初昏元枵加酉則大梁加午而昴宿得中自堯元載甲辰至夏禹元歲爲一百五十三年所差二度有餘夏之冬至日亦在元枵冬至在元枵則正月中當在降婁新唐書厤志載大衍厤議云自帝堯演紀之端在虛一度日在虛一鳥火昴虛皆以仲月昏中合於堯典斯言蓋得其實以歲差計之堯時冬至在虛一度則夏時冬至在女十度冬至在女十度則正月節在室十六度月中在奎七度無疑矣

啟蟄言始發蟄也

廣雅云啟開也蟄謂蟄蟲物之巨細或行或毛或倮或介或鱗皆有之傳云言始發蟄也者釋名云發撥也撥使開也

雁北鄉先言雁而後言鄉者何也見雁而後數其鄉也鄉者何也鄉其居也雁以北方爲居何以謂之居

生且長焉爾。九月遰鴻雁。先言遰而後言鴻雁。何也。見遰而後數之則鴻雁也。何不謂南鄉也。曰。非其居也。故不謂南鄉。記鴻雁之遰也。如不記其鄉。何也。曰。鴻不必當小正之遰者也。鄭注禹貢云。鴻雁之屬隨陽氣南北。孔氏禹貢疏云日行夏至漸南。冬至漸北。鴻雁九月而南。正月而北。傳云雁以北方爲居者。鄭注月令云。凡鳥隨陰陽者不以中國爲居。云鴻不必當小正之遰者也者。小正九月記遰鴻雁。自中國見其遰而記也。但其居之遠近不可知。其南鄉之時。不當小正記遰之時也。雉震呴。震也者。鳴也。呴也者。鼓其翼也。正月必雷。雷不必聞。惟雉爲必聞。何以謂之雷。則雉震呴。相識以雷。說文云。雉有十四種。盧諸雉。喬雉。鳪雉。鷩雉。秩秩海雉。翟山雉。雗雉。卓雉。伊洛而南曰翬。江淮而南曰搖。南方曰𠷎。東方曰甾。北方曰稀。西方曰蹲。許氏說本

爾雅而文小異。呴，說文作雊，云雊，雌雄鳴也。雷始動，雉鳴而雊其頸。傳云正月必雷者，雷陰陽薄動也。正月三陽已盛，有與陰相薄之義，故泰卦互體為震也。云雷不必聞，惟雉為必聞者，雷動地中，人或不聞，雉性椅剛，故獨知之，應而鳴也。云何以謂之者，謂猶記也。言小正何以記雉，雉震呴也。云相識以雷者，人聞雉鳴，則可識雷之動於地中也。漢書五行志云：雉者聽察，先聞雷聲，故月令以紀氣。

魚陟負冰

陟，升也。負冰云者，言解蟄也。負之言背也。傳云負冰云者，言解蟄也者，解讀若解卦，猶開也。魚，水蟲也，盛寒之時蟄於水下，逐其溫煖，正月陽氣既上，出游於水上，近於冰。

農緯厥耒

緯，束也。束其耒云爾者，用是見君之亦有耒也。說文云：農，耕也。耒，手耕曲木也。傳云用是見君之亦有耒也者，祭義曰：天子為藉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月令曰：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

初歲祭耒始用暢

初歲祭耒，始用暢也。暢也者，終歲之用

祭也其曰初云爾者言是月始用之也初者始也或曰祭韭也祭讀曰祭尚書大傳云祭之爲言察也耒田器初歲祭耒者省視田器周禮曰正歲簡稼器是也說文云暘不生也始用暘謂用耒耕反其萌芽使草不生也傳云暘也者終歲之用祭也者察殺也謂草不生終歲用耒以殺之也鄭注鄉飲酒義云察猶察察嚴殺之貌也薙氏職曰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是終歲之事也云言是月始用之也者卽春始生而萌之也云初者始也者爾雅釋詁文或曰祭韭也五字當在園之燕者也之下脫簡在此

囿有見韭囿也者園之燕者也孔氏詩秦風疏云有蕃曰園有牆曰囿說文云囿苑有垣也韭菜名一種而久者故謂之韭傳云囿也者園之燕者也者燕謂安居之[illegible][illegible]穀梁宣十五年傳曰古者公田爲居井竈蔥韭[illegible][illegible]焉范注云家作一園以種五菜云或曰祭韭也者王制曰庶人春薦韭

時有俊風俊者大也大風南風也何大於南風也曰

合冰必於南風解冰必於南風生必於南風收必於南風故大之也易曰撓萬物者莫疾乎風傳云大風南風也者說文云南方曰景風爾雅曰景大也云合冰必於南風解冰必於南風者白虎通云南者任也十月純陰用事陽凝於陰任成其功故有風以合冰正月陰氣漸消陽薄乎陰任散其德故有風以解冰云生必於南風收必於南風者任養萬物故曰生任成萬物故曰收也

寒日滌凍塗滌也者變也變而煖也凍塗也者凍下而澤上多也寒陰氣日謂每日言其漸也滌蕩除也廣雅云塗泥也凍塗謂地凍釋如塗泥也傳云凍下而澤上多也者澤潤液也言解凍有漸其下猶凍而其上已見滋潤之澤也

田鼠出田鼠者嗛鼠也記時也高注淮南時則云田鼠鼸鼶鼠也傳云田鼠嗛鼠也者嗛讀曰鼸爾雅曰鼸鼠鼶鼠陸氏釋文引字林云鼶即鼸鼠也

農率均田率者循也均田者始除田也言農夫急除田

也農謂農夫爾雅曰均易也孟子曰易其田疇趙注云易治也傳云率者循也者爾雅釋詁文云均田者始除田也者除猶脩治也云言農夫急除田也者農書曰春草冒擨陳根可拔耕者急發是也獺獻魚獺祭魚其必與之獻何也曰非其類也祭也者得多也善其祭而後食之十月豺祭獸謂之祭獺祭魚謂之獻何也豺祭其類獺祭非其類故謂之獻大之也說文云獺如小狗也水居食魚蔡氏月令章句云獺毛蟲西方白虎之屬水居而殺魚者也高注淮南時則云獺獱也取鯉魚於水邊四面陳之謂之祭魚傳云非其類也者類謂種類獺爲毛蟲魚爲鱗蟲非其類也云祭也者得多也者爾雅曰多衆也獺取魚於水邊四面陳之猶祭之美多品也云謂之獻大之也者獻者獻其功也左氏僖三十年傳曰以獻獻其功孔氏疏云獻者謂呈見旌表之也鷹則爲鳩鷹也者其殺之時也鳩也者非其殺之時也善

變而之仁也故其言之也曰則盡其辭也鳩爲鷹變而之不仁也故不盡其辭也爾雅曰鷹鶆鳩郭注云鶆當爲鷞字之誤也左傳作鷞鳩是也杜注昭十七年左傳云鷞鳩鷹也爾雅曰鳴鳩鶻鵃郭注云今之布穀也江東呼爲穫穀傳云鷹也者其殺之時也者謂五月鳩爲鷹其時一陰始生殺氣至矣云鳩也者非其殺之時也者謂正月鷹爲鳩其時萬物並育不相害也云善變而之仁也者高注呂氏仲春紀云鷹化爲鳩喙正直不鷙擊也云故其言之也曰則盡其辭也者廣雅云則卽也若喜其速化故極辭也農及雪澤言雪澤之無高下也雪澤者詩曰雨雪紛紛益之以霢霂鄭箋云冬有積雪春而益之以小雨潤澤則饒洽是也農夫及此雪澤而始事於公田也傳云言雪澤之無高下也者詩曰既優既渥既霑既足是也初服于公田古有公田焉者古者先服公田而後服其田也爾雅曰初始也服事也詩曰亦服爾耕傳云古有公田焉者者杜氏通

云黃帝經土設井立步制畝使八家爲井井開四道而分八宅云先服公田而後服其田也者孟子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

采芸爲廟采也說文云采捋取也高注呂氏仲冬紀云芸蒿菜名也傳云爲廟采也者以爲豆實也芸

鞠則見鞠者何也星名也鞠則見者歲再見爾鞠星名其義未聞或云鞠當爲蹴爾雅曰咮謂之柳但小正凡星言則見者皆謂旦見東方柳在正月乃昏見也或云鞠當爲蘇聲近而譌也聘珍謂此說近是蓋司蘇二星在危東虛北距西星去極九十度入虛四度正月節日在室十六度蘇星距日四十度當得旦見東方也傳云歲再見爾者蘇星正月旦見東方十月昏見西方也

初昏參中蓋記時也云天官書云參爲白虎三星直者是爲衡石下有三星銳曰伐爲斬艾事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聘珍謂正月節參去日九十度昏刻中於南方也

斗柄縣在下言斗柄者所以著參之中也天官書云北斗七星索隱云春秋運

斗樞云第一天樞第二旋第三璣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第一至第四爲魁第五至第七爲杓合而爲斗說文云杓北斗柄也縣繫也傳云言斗柄者所以著參之中也史天官書云斗杓攜龍角魁枕參首參中在上斗魁枕之則其杓在下矣

柳稊。稊也者發孚也。說文云柳小楊也易曰枯楊生稊王注云稊者楊之秀也傳云發孚也者廣雅云孚生也

梅杏杝桃則華。杝桃山桃也。爾雅曰時英梅初學記引張氏毛詩義疏云梅杏類也說文云杏果名高注淮南時則云杏有竅在中象陰在內陽在外故二月其樹杏杝爾雅作榹曰榹桃山桃郭注云實如桃而小不解核爾雅曰華荂也木謂之華小正四月見杏五月煮梅六月煮桃此先記其華之時也

緹縞。縞也者莎隨也。緹也者其實也。先言緹而後言縞何也。緹先見者也。何以謂之小正。以著名也。說文云緹帛丹黃色縞讀曰薃傳云縞也者莎隨也者爾雅曰薃侯莎其實媞是也說文云莎鎬侯也繫傳云莎一名鎬一名

侼莎顏注急就篇云莎即今青莎草也云緹也者其實也者實當爲色聲譌也謂緹爲縞之色也云緹先見者也者言縞初生其色丹黃先見也云小正以著名也者言小正記物候之例以其物之先著者言之也小正緹字爾雅作媞二文不同二書之義亦異小正緹言其色爾雅媞言其實傳義甚明今青莎草正月初生未即有實可以目驗知之傳中實字當爲色郭注爾雅引此傳證成彼義誤色爲實後人不察反據郭注改易此傳千載不覺矣**雞桴粥粥也者相粥之時也或曰桴嫗伏也粥養也**說文云雞知時畜也桴讀曰孚說文云孚卵孚也徐鍇云鳥之孚卵皆如其期不失信也鳥奄恆以爪覆其卵鄭注周禮云粥養也傳云相粥之時也者九家注易云風應節而變變不失時雞時至而鳴與風相應也二九十八主風精爲雞故雞十八日剖而成雞云或曰桴嫗伏也者樂記曰羽者嫗伏孔疏云伏體而生子也**二月**爾雅曰二月爲如月令曰仲春之月聘珍謂二月節日在奎月中在胃也**往耰黍禪禪單也**往謂往于田也玉篇云耰覆種也黍當爲稷鄭

注士昏禮云古文黍作稷孔氏月令疏引攷靈曜云日中星鳥可以種稷是也說文云禪衣不重也齊語曰旦莫從事於田野脫衣就功

初俊羔助厥母粥俊也者大也粥也者養也言大羔能食草木而不食其母也羊蓋非其子而後養之善養而記之也或曰夏有煮祭祭者用羔是時也不足喜樂善羔之爲生也而記之與羔羊腹時也

羔羊子也助猶佐助也助厥母粥者謂大羔不待乳於其母其母再粥小羔也傳云粥也者養也者謂生養也樂記曰毛者孕鬻鄭注云鬻生也云言大羔能食草木而不食其母也者謂不食其母之乳也春秋繁露云駒犢未能勝芻豢之食莫如令食其母便又云羔食於其母必跪而受之云羊蓋非其子而後養之者說文云非違也違離也羊之性必俟其已生之子不食其乳違之而去而後再粥小羔云善養而記之也者美其生長蕃息也云或曰夏有煮祭祭者用羔者爾雅曰夏大也說文云煮亯也

謂大烹而祭也詩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月令曰仲春之月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是也云是時也不足喜樂善羔之爲生也而記之者爲猶助也言是時獻羔之祭小正不記而記羔之助厥母粥也云與羔羊腹時也也者與許也嘉美之辭爾雅曰腹厚也善羔羊厚生之時也

綏多女士綏安也冠子取婦之時也綏安也者爾雅釋詁文云冠子取婦之時也者博物志冠辭云欽順仲春之吉辰始加昭明之元服是古者冠以二月也媒氏職曰中春之月令會男女鄭注云中春陰陽交以成昏禮順天時也

丁亥萬用入學丁亥者吉日也萬也者干戚舞也入學也者大學也謂今時大舍采也公羊宣八年傳曰萬者何干舞也何注云萬者其篇名傳云丁亥者吉日也者吉善也月令曰仲春之月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云萬也者干戚舞也者孔氏詩邶風疏云公羊傳曰萬者何干舞言干則有戚以干戚武舞故以萬言之是以文王世子云春夏學干戈注云干戈萬舞象武也云大學也者王制曰夏后氏養國老

於東序鄭注云東序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是也云謂今時大舍采也者今時即二月丁亥也大胥職曰春入學舍采合舞鄭注云鄭司農云舍采謂舞者皆持芬香之采或曰古者士見於君以雉爲摯見於師以采爲摯采直謂疏食菜羹之菜或曰學者皆人君卿大夫之子衣服采飾舍采者減損解釋盛服以下其師也月令仲春之月上丁命樂正習舞釋采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元謂舍即釋也采讀爲菜始入學必釋菜禮先師也菜蘋蘩之屬

祭鮪祭不必記記鮪何也鮪之至有時美物也鮪者魚之先至者也而其至有時謹記其時廣雅云祭薦也月令曰薦鮪於寢廟孔疏云案爾雅釋魚云鮥鮛鮪郭景純云似鱣而小建平人呼鮥子一本云鮪似鱣口在頷下音義云大者爲王鮪小者爲鮛鮪似鱣長鼻體無鱗甲傳云鮪之至有時美物也者高注淮南氾論云鮪大魚長丈餘仲春二月從西河上得過龍門便爲龍初學記引張氏毛詩義疏云鮪魚出海二月從河上來穀梁成十七年傳曰祭者薦其時也薦其美也非享味也嘗

堇采蘩堇菜也蘩由胡由胡者蘩母也蘩母者旁勃也皆豆實也故記之爾雅曰齧苦堇郭注云今堇葵也葉似柳子如米汋食之滑爾雅曰蘩皤蒿郭注云白蒿傳云蘩由胡由胡者蘩母也蘩蘩母者旁勃也者孔氏隱三年左傳疏云陸璣云凡艾白色為皤蒿今白蒿春始生及秋香美可生食又可蒸一名遊胡北海人謂之旁勃故大戴禮夏小正傳曰蘩遊胡遊胡旁勃也云皆豆實也者皆與蘩也醢人職曰饋食之豆其實葵菹即堇葵也詩曰于以采蘩毛傳云蘩皤蒿也鄭箋云執蘩菜者以豆薦蘩菹昆小蟲抵蚳昆者眾也由魂魂也由魂魂也者動也小蟲動也其先言動而後言蟲者何也萬物至是動而後著抵猶推也蚳蟻卵也為祭醢也取之則必推之推之不必取之取必推而不言取小蟲蟲也傳云由魂魂也者動也者由讀曰猶白虎通云魂猶伝伝也

行不休也少陽之氣故動不息云萬物至是動而後著者著見也月令仲春之月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啟戶始出云抵猶推也者推謂推擇也云蚳蟻卵也為祭醢也者醢人職曰饋食之豆蚳醢鄭注云蚳蛾子云取必推而不言取者謂取其物必先推擇推擇者取不取未定之辭也故不言取

來降燕乃睇燕乙也降者下也言來者何也莫能見其始出也故曰來降言乃睇何也睇者眄也眄者視可為室者也百鳥皆曰巢突穴取與之室何也操泥而就家人人內也爾雅曰燕燕鳦郭注云詩曰燕燕于飛一名元鳥齊人呼鳦廣雅云睇視也方言云睇眄也陳楚之間南楚之外曰睇傳云莫能見其始出也故曰來降者鄭注月令云言降者若時始自天來重之也云視可為室者也者說文云室實也从宀从至至所止也云百鳥皆曰巢者說文云鳥在木上曰巢云突穴取與之室云云者說文云突深也从穴从火从求省穴土室也顏注五行志云取讀曰

聚燕之窠穴聚居不謂之巢而謂之室者以其能操泥而就人家入其內也爾雅曰牖戶之閒謂之扆其內謂之家剝鱓以爲鼓也說文云剝裂也从刀从彔彔刻割也又云鱓魚名皮可爲鼓

有鳴倉庚倉庚者商庚也商庚者長股也爾雅曰倉庚商庚郭注云即鵹黃也孔氏詩疏引陸璣云黃鳥黃鸝留也或謂之黃栗留幽州人謂之黃鸎一名倉庚一名商庚一名鵹黃一名楚雀齊人謂之摶黍

榮芸時有見稊始收有見稊而後始收是小正序也小正之序時也皆若是也稊者所爲豆實榮華也盛也芸即正月采芸至二月則榮矣時是也謂是芸也稊秀也收采取也時榮有見稊始收者言是芸於正月發稊之時始收矣云稊者所爲豆實者即上傳云爲騶采也

三月參則伏爾雅曰三月爲寎月令曰季春之月聘珍謂三月節日在昴月中在畢伏者非亡之辭也星無時而不見我有不見之時故曰伏云

三月中後日躔參宿故參伏而不見也傳云星無時而不見我有不見之時故曰伏云者恆星隨宗動天東出西入逐時皆有出入地平之恆星逐星皆有出入地平之時刻因節氣有冬夏晝夜有永短人居有南北故所見恆星出入之時刻因時各異隨地不同也

攝桑桑攝而記之急桑也說文云攝引持也桑蠶所食葉木

委楊楊則苑而後記之說文云委委隨也从女从禾臣鉉等曰委曲也取其禾穀垂穗委曲之貌故從禾爾雅曰楊蒲柳傳云苑而後記之者韋注晉語云苑茂木也

䍶羊羊有相還之時其類䍶䍶然記變爾

或曰䍶羝也䍶讀曰羖說文云羖羊相羵也羵羖羊也羝牡羊也

螜則鳴螜天螻也爾雅曰螜天螻郭注云螻蛄也

頒冰頒冰也者分冰以授大夫也左氏昭四年傳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又曰火出而畢賦昭十七年傳曰火出於夏為三月傳云分冰以授大夫也者左傳曰大夫命婦喪浴用冰是也

采識識草也識當[illegible]爾雅[illegible]

黃蒢郭注云藏草葉似酸漿花小而白中心黃江東以作葅食

妾子始蠶先妾而後子何也曰事有漸也言事自卑者始

釋名云妾接也以賤見接幸也鄭注月令引夏小正曰妾子始蠶孔疏引皇氏云子訓外內子女山陽汪闓學云子子指正妻對妾文也爾雅曰蟓桑繭郭注云食桑葉作繭者即今蠶其種鄭注周禮馬質云蠶爲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種

執養宮事執操也養長也

宮蠶室也事謂蠶事祭義曰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於蠶室奉種浴於川桑於公桑風戾以食之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于君遂獻繭於夫人夫人曰夫人繅三盆手遂布於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元黃之以爲黼黻文章鄭注云歲單謂三月月盡之後也言歲者蠶歲之大功事畢於此也

祈麥實麥實者五穀之先見者故急祈而記之也

說文云麥芒穀秋種厚薶故謂之麥麥金也金王而生火

王而死从來有穗者从久月令曰季春之月乃爲麥祈實鄭注云於含秀求其成也傳云麥實者五穀之先見者者鄭注周禮疾醫云五穀麻黍稷麥豆也管子云麥者穀之始也越有小旱越于也記是時恆有小旱論衡云久暘爲旱顏注漢書云粵古越字爾雅曰粵于也田鼠化爲鴽鴽鵪也變而之善故盡其辭也鴽爲鼠變而之不善故不盡其辭也爾雅曰鴽鴾母郭注云鵪鶉也青州呼鴾母高注呂氏季春紀云田鼠鼸鼠也鴽鶉也青州謂之鴾母周雒謂之鴽幽州謂之鶉也拂桐芭拂也者拂也桐芭之時也或曰言桐芭始生貌拂拂然也爾雅曰榮桐木郭注云即梧桐芭讀曰葩說文云葩華也傳云青桐芭始生貌拂拂然也者蔡氏月令章句云桐木之後華者也稱之故曰始易緯曰桐枝毳而又空中難成易傷須成氣而後華鳴鳩言相命也先鳴而後鳩何也鳩者鳴而後知其鳩也

爾雅曰鶌鳩鶻鵃郭注云似山雀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今江東亦呼爲鶻鵃孔氏昭十七年左傳疏云舍人云鶌鳩一名鶻鵃今之班鳩也廣雅云命呼也

四月

爾雅曰四月爲余月令曰孟夏之月聘珍謂四月日在井

昴則見

天官書云昴曰旄頭爾雅曰西陸昴也左氏昭四年傳曰西陸朝覿孔疏云鄭答其弟子孫皓云西陸朝覿謂四月立夏之時聘珍謂四月節昴去日四十一度故得旦見東方也

初昏南門正南門者星也歲再見壹正蓋大正所取法也

南門亢宿上下二星名也天官書云亢爲疏廟其南北兩大星曰南門是也亢宿四星距南弟二星去極九十六度其北弟一星正當赤道四月中日在井十入度亢弟五度去日一百零十二度昏刻正於中也大衍麻議以庫樓南之南門當夏小正之南門史記正義亦以庫樓南之南門當亢宿上下二星並非是傳云歲再見壹正者亢宿四月正於中九月旦見東方六月昏見西方也云蓋大正所取法也者廣雅云尹君也鄭注月令云凡記昏明中星者爲人君南面而聽天下視時候以授民事也獨於南門

言取法者晉書天文志云亢天子之內朝也總攝天下奏事聽訟理獄錄功者也

鳴札札者寧縣也鳴而後知之故先鳴而後札爾雅曰蚻蜻蜻郭注云如蟬而小方言云有文者謂之螓夏小正曰鳴蚻虎縣也

囿有見杏囿者山之燕者也正月則華四月見其實矣

鳴蜮蜮也者或曰屈造之屬也說文蟈注云蜮又从國鄭注周禮云鄭司農蟈讀為蜮蜮蝦蟇也月令曰螻蟈鳴高注淮南說林云鼓造一曰蝦蟇

王萯秀月令曰王瓜生鄭注云王瓜萆挈也今月令云王萯生夏小正云王萯秀未聞孰是詩曰四月秀葽鄭箋云夏小正四月王萯秀葽其是乎

取荼荼也者以為君薦蔣也爾雅曰荼苦菜郭注云詩曰誰謂荼苦苦菜可食月令曰孟夏之月苦菜秀傳云以為君薦蔣也者爾雅曰薦進也說文云雕苽一名蔣膳夫職曰凡王之饋食用六穀鄭司農云六穀稌黍稷粱麥苽苽雕胡也

秀幽爾雅曰不榮而實者謂之秀幽義未聞或云毛詩四月秀葽幽葽聲譌也但鄭氏箋詩疑

王萯爲萯或云亦未確也越有大旱記時爾鄭注月令云陽氣盛而常旱孔疏云以四月純陽用事女巫職曰暵旱則舞雩左氏桓五年傳曰龍見而雩杜注云龍見建巳之月執陟攻駒執也者始執駒也執駒也者離之去母也陟升也執而升之君也攻駒也者教之服車數舍之也校人職曰執駒鄭注云鄭司農云執駒無令近母二歲曰駒元謂執猶拘也春通淫之時駒血氣未定爲其乘匹傷之傳云執而升之君也者謂擇其良者以爲王六馬之屬也校人職曰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是也云教之服車數舍之也者服閑習也舍釋也廋人職曰佚特教駣鄭注云杜子春云佚當爲逸元謂逸者用之入使甚勞安其血氣也教駣者始乘習之也五月爾雅曰五月爲皋月令曰仲夏之月聘珍謂五月節日在井月中在柳參則見參也者伐星也故盡其辭也五月節參去日四十二度得旦見東方也傳云參也者伐星也者毛詩召南傳云參伐也孔疏云參實三星故

綢繆傳云三星參也以伐與參連體參爲列宿統名之若同一宿然但伐亦爲大星與參互見皆得相統故周禮熊旂六旒以象伐注云伐屬白虎宿與參連體而六星言六旒以象伐明伐得統參也是以演孔圖云參以斬伐公羊傳曰伐爲大辰皆互舉相見之文也故言參伐也見同體之義浮游有殷

殷衆也浮游殷之時也浮游者渠略也朝生而莫死稱有何也有見也爾雅曰蜉蝣渠略郭注云似蛣蜣身狹而長有角黃黑色聚生糞土中朝生莫死豬好啖之傳云浮游殷之時也者孔氏詩曹風疏云陸璣云蜉蝣方土語也通謂之渠略夏月陰雨時地中出樊光謂之糞中蝎蟲隨陰雨時爲之

鴂則鳴鴂者百鷯也鳴者相命也其不辜之時也是善之故盡其辭也爾雅曰鶪伯勞也郭注云似鶷鶡而大左傳曰伯趙氏邵氏爾雅正義云李巡云伯勞一名鶪鶪通作鵙詩疏引陳思王惡鳥論云伯勞以五月鳴應陰氣而動傳云其不辜之時也者鄭注周禮掌戮云辜之言枯也謂磔之

不辜者不殺也淮南天文云日夏至鷙鳥不搏黃口高注云五月微陰在下黃口肌血脆弱未成故鷙鳥應陰搏也

不時有養日養長也一則在本一則在末故其記曰時養日云也日竝當爲白宋本日竝作白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夏小正篇注云大戴日作白聘珍謂白虎通三正云白者陰氣時有養白謂五月中時陰氣方生也傳云養長也者長爲生長之長非長短之長云一則在本者本始也謂一陰始生也云一則在末者末微也謂一陰始生而向微也云故其記曰時養白云也者謂一陰雖微而其勢方長謹記其時也

乃瓜乃者急瓜之辭也瓜也者始食瓜也山陽汪閒學云此似郥剝瓜之瓜非月令仲夏之王瓜也王瓜藥物非可食者

良蜩鳴良蜩也者五采具良讀曰蜋爾雅曰蜩蜋蜩郭注云夏小正傳曰蜋蜩者五彩具方言云蟬楚謂之蜩宋衛之閒謂之螗蜩陳鄭之閒謂之蜋蜩秦晉之閒謂之蟬

匽之興五日翕望乃伏其不言生而稱興何

也不知其生之時故曰興以其興也故言之興五日翕也望也者月之望也而伏云者不知其死也故謂之伏五日也者十五日也翕也者合也伏也者入而不見也厚讀曰蝘詩曰如蜩如螗毛傳云蜩蟬也螗蝘也孔疏云釋蟲云蜋蜩螗蜩舍人云皆蟬也方語不同三輔以西爲蜩梁宋以東謂蜩爲蝘楚語謂之蟪蛄陸璣疏云蛁一名蝭蚻字林蚻或作蟟也青徐人謂之螇螰然則螗蝘亦蟬之別名耳傳云不知其生之時云云者邵氏爾雅正義云論衡無形篇蠐螬化而爲復育復育轉而爲蟬蟬生兩翼不類蠐螬是蟬以化轉而生故小正云不知其生之時也十五日而合十五日而伏即淮南說林所云蟬三十日而蛻也啟灌藍蓼啟者別也陶而疏之也灌也者聚生者也記時也爾雅曰葴馬藍郭注云今大葉冬藍也月令曰仲夏之月令民無刈藍以染鄭注云爲傷長氣也此月藍始可別夏小正曰啟灌藍

蓼孔疏云熊氏云灌謂叢生也言開闢此叢生藍蓼分移使之稀散也

鳩爲鷹

月令曰季夏之月鷹乃學習孔氏疏引鄭志云焦氏問云仲秋乃鳩化爲鷹仲春鷹化爲鳩六月何言曰鷹學習乎張逸答曰鷹雖爲鳩亦自有真鷹可習矣聘珍謂鄭注周禮司裘云中秋鳩化爲鷹故焦氏舉以爲問張答云自有真鷹可習亦遷就其說不用小正五月鳩爲鷹之義實則五月鳩爲鷹六月始摯七月祭鳥

唐蜩鳴唐蜩者匽也

唐讀曰蟬匽讀曰蝘爾雅曰螗蜩郭注云夏小正傳曰螗蜩者蝘俗呼爲蟬江南謂之螗蛦

初昏大火中大火者心也心中種黍菽糜時也

爾雅曰大火謂之大辰郭注云大火心也在中最明故主時候焉聘珍謂五月中日在柳心宿去日一百十八度昏刻中於南方傳云心中種黍菽糜時也者說文云種蓺也黍禾屬而黏者也菽謂戎菽大豆也詩曰蓺之荏菽毛傳云荏菽戎菽鄭箋云戎菽大豆也淮南主術云大火中則種黍菽汜勝之書云三月榆莢時有雨高田可種大豆夏至後二十日尚可種糜當爲穈形近譌也說文云穈穄也

从黍麻聲一切經音義十一引蒼頡云穄大黍也似黍而不黏關西謂之糜是糜亦黍屬故可同時而種孔氏月令疏引考靈曜云主夏者心星昏中可以種黍是也

煮梅為豆實也籩人職曰饋食之籩其實棗栗桃乾橑鄭注云乾橑乾梅也內則曰梅諸蓋謂煮梅乾之為腊也初學記引張氏毛詩義疏云梅杏類也樹及葉皆如杏而黑耳暴乾為腊置羹臛韲中又可含以香口

蓄蘭為沐浴也說文云蓄積也蘭香草也傳云為沐浴也者說文繫傳云本草蘭葉皆似澤蘭澤蘭方莖蘭員莖白花紫莖皆生澤畔八月花楚辭曰浴蘭湯兮沐芳華本草蘭草辟不祥故絜齊以事大神也臣又案本草蘭入藥四五月采謂采枝葉也

菽糜以在經中又言之時何也是食矩關而記之菽大豆郭注爾雅釋言云粥之稠者曰糜菽糜謂以菽為糜也邵氏爾雅正義云王楨農書云大豆有白黑黃三種白者粥飲皆可拌食農桑輯要引氾勝之書云大豆保歲易為宜古之所以備凶年也傳義未詳舊注云矩關一作短閑

須馬分夫婦之駒也校人

職曰夏祭先牧頒馬攻特傳云分夫婦之駒也者月令曰仲夏之月游牝別羣鄭注云孕妊之欲止也

將閒諸則或取離駒納之則法也閑讀曰閑習也詩曰比物四驪閑之維則毛傳云則法也傳云離駒者郎四月傳所云離之去母者也

六月爾雅曰六月爲且月令曰季夏之月聘珍謂六月節日在張月中在翼

初昏斗柄正在上五月大火中六月斗柄正在上用此見斗柄之不正當心也蓋當依依尾也心謂大火心星也尾謂尾星皆蒼龍之宿六月初昏尾中於南天官書云杓攜龍角孟康云杓北斗柄也龍角東方宿也攜連也案東方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統言之皆曰龍角散言之則斗柄實當尾故尾中而斗柄在上也

煮桃桃也者杝桃也杝桃也者山桃也煮以爲豆實也籩人職曰饋食之籩其實棗內則曰桃諸梅諸卵鹽孔疏云王肅云諸菹也桃菹郎今之藏桃也欲藏之時必先藉乾之聘珍謂欲乾之時先以卵鹽煮之故小正

曰煮梅煮桃也鷹始摯始摯而言之何也諱殺之辭也故言摯云摯讀曰擊月令曰季夏之月鷹乃學習鄭注云鷹學習謂攫搏也孔疏云於時二陰既起鷹感陰氣乃有殺心學習搏擊之事七月爾雅曰七月為相月令曰孟秋之月聘珍謂七月節日在翼月中在軫秀雚葦未秀則不為雚葦秀然後為雚葦故先言秀韋注周語云榮而不實曰秀詩曰八月萑葦毛傳云薍為萑葭為葦孔疏云釋草云菼薍樊光云菼初生葸息理反騂色海濱曰薍郭璞云似葦而小釋草又云葭華舍人云葭一名華樊光引詩云彼茁者葭郭璞云即今蘆也釋草又云葭蘆郭璞云葦也然則此二草初生者為菼長大為薍成則名為萑初生為葭長大為蘆成則名為葦小大之異名故云薍為萑葭為葦此對文耳散則通矣貍子肇肆肇始也肆遂也言其始遂也其或曰肆殺也爾雅曰貍子隸郭注云今或呼豾貍說文云貍伏獸似貙鄭注周禮云貍善搏者也湟潦生苹湟下

處也有湟然後有潦有潦而後有苹草也說文云潦雨水大貌爾雅曰苹藾蕭詩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是也爾雅曰苹蓱郭注云水中浮蓱江東謂之薸此即月令季春之月萍始生也非生於七月者

爽死爽也者猶疏也死巳也左氏僖十五年傳曰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實落材巳傳云猶疏也者謂疏材也大宰職曰聚斂疏材鄭注云疏材百草根實可食者賈疏云百草或取根謂若菱芡之屬或取實謂若榛栗之屬

荓秀荓也者馬帚也爾雅曰荓馬帚郭注云似蓍可以爲掃彗

漢案戶漢也者河也案戶也者直戶也言正南北也詩曰維天有漢毛傳云漢天河也孔疏云河圖括地象云河精上爲天漢揚泉物理論云漢水之精也氣發而著精華浮上宛轉隨流名曰天河一曰雲漢傳云言正南北也者天河起自箕尾沒於七星南畔七月初昏箕尾中於南故天河自南而北也

寒蟬鳴寒蟬也者蝭蟟也爾雅曰蜺寒蜩郭注云寒螿也似蟬而小青色傳云蝭蟟

也者蝶或爲蟯玉篇廣韻並云蜓蟧小蟬也爾雅曰蜓蚞蛥蟯郭注云即蜓蟧也一名蟪蛄齊人呼螇螰

初昏織女正東鄉天官書云婺女其北織女織女天女孫也張氏正義云在河北天紀東聘珍謂東鄉者鄉營室東壁也

時有霖雨左氏隱九年傳曰凡雨自三日以往爲霖

灌茶灌聚也茶萑葦之秀爲蔣褚之也萑未秀爲菼葦未秀爲蘆鄭氏詩鄭風箋云茶茅秀物之輕者飛行無常孔疏云是茅草秀出之穗聘珍謂掌茶職曰以時聚茶既夕醴曰茵著用茶皆是也傳云爲蔣褚之也者蔣謂萑葦色青而華之時褚畜也說文云蔣苽蔣也繫傳云苽草也青謂之苽蔣枯謂之芻茭

斗柄縣在下則旦天官書云斗杓擿龍角魁枕參首衡殷南斗用昏建者杓夜半建者衡平旦建者魁七月初昏斗柄建申平旦建子柄建于則下垂矣

八月爾雅曰八月爲壯月令曰仲秋之月聘珍謂八月節日在角月中在氐

剝瓜畜瓜之時也詩曰疆場有瓜是剝是菹毛傳云剝瓜以爲菹也

元校元

也者黑也校也者若綠色然婦人未嫁者衣之說文云黑而有赤色者爲元校讀曰絞鄭注雜記云采青黃之閒曰絞傳云絞也者若綠色然者說文云綠帛青黃色也元絞之爲色五采皆備染人職曰秋染夏鄭注云染夏者染五色謂之夏者其色以夏狄爲飾禹貢曰羽畎夏狄是其總名其類有六曰翬曰搖曰鷂曰甾曰希曰蹲其毛羽五色皆備成章染者擬以爲深淺之度是以放而取名焉剝棗剝也者取也詩曰八月剝棗毛傳云剝擊也孔疏云棗須就樹取之所以剝爲擊也棗零零也者降也零而後取之故不言剝也說文云棗木也其實下墜爾雅曰降落也丹鳥羞白鳥丹鳥者謂丹良也白鳥謂閩蚋也其謂之鳥何也重其養者也有翼者爲鳥羞也者進也不盡食也月令曰羣鳥養羞鄭注云羞謂所食也夏小正曰九月丹鳥羞白鳥說曰丹鳥也者謂丹良也白鳥也者謂閩蚋也其謂之鳥者重其養

者也有翼為鳥養也者不盡食也二者文異羣鳥丹良未聞孰是孔疏云云夏小正曰九月丹鳥羞白鳥者今案大戴禮八月丹鳥羞白鳥今云九月者鄭所見本異也丹鳥以白鳥爲珍羞故云丹鳥羞白鳥云說曰丹鳥也者以下至不盡食皆小正文白鳥也者謂閩蚋也其謂之鳥者垂其所養者丹良是蟲乃謂之鳥是垂其所養之物不盡食之雖蟲而謂鳥也但未知丹良竟是何物皇氏以爲丹良是螢火今案爾雅釋蟲郭氏等諸釋皆不云螢火是丹良未聞皇氏何所依據云二者文異羣鳥丹良未聞孰是者月令云羣鳥夏小正說者云丹良故云羣鳥丹良未聞孰是辰則伏辰也者謂星也伏也者入而不見也辰謂辰角也周語曰辰角見而雨畢韋注云辰角大辰蒼龍之角角星名也入月節日在角角星與日俱沒故入而不見也鹿人從廌人從者從羣也鹿之養也離羣而善之離而生非所知時也故記從不記離君子之居幽也不言或曰人從也者大

者於外小者於內率之也爾雅曰鹿牡麚牝麀其子麛其跡速絕有力麉從隨也人從者言如人之相聽從也傳云鹿之養也離者發謂孕妊生養之時離謂離其羣也云羣而善之者說文云鹿之性見食急則必旅行淮南泰族云鹿鳴興於獸君子大之取見其食而相呼也云離而生非所知時也故記從不記離者謂鹿之性孕妊之時必離羣而後生小鹿既生而後從羣不知其離之時弟見其從而記之不億其離而記之也云君子之居幽也不言者居處也幽謂幽隱不明之事則不言也

鶯爲鼠三月傳曰鶯爲鼠變而之不善故不盡其辭也鼠田鼠也田鼠害稼者也故不善郊特牲曰迎猫爲其食田鼠也

參中則旦大衍曆議云八月參中則曙失傳也辰伏則參見非中也聘珍謂古法秋分昏明中星去日百度夏時八月中日在氐七度參初去日一百四十九度非中也

九月爾雅曰九月爲元月令曰季秋之月聘珍謂九月節日在心月中在尾

內火內火也者大火大火也者心也爾雅曰大辰房心尾也大火謂之大辰九月日躔心尾故

大火入而不見也說文云內入也

遰鴻鴈遰往也

月令曰季秋之月鴻雁來賓傳云遰往也者雁以北方為居自北而南則曰往自南而北則曰來

主夫出火主夫也者主以時縱火也

王制曰昆蟲未蟄不以火田月令曰季秋之月蟄蟲咸俯在內皆墐其戶又曰天子乃教於田獵傳云縱火者謂縱火張羅也

陟元鳥蟄陟升也元鳥也者燕也先言陟而後言蟄何也陟而後蟄也

月令曰元鳥歸鄭注云元鳥燕也歸謂去蟄也

熊羆貊貉鼬鼪則穴若蟄而

爾雅曰熊虎醜其子狗絕有力麙說文云熊獸似豕山居冬蟄爾雅曰羆如熊黃白文廣韻云貉同貈說文云貈似狐善睡獸爾雅曰鼲鼠郭注云夏小正曰鼬鼪則穴爾雅曰鼬鼠郭注云今鼬似貂赤黃色大尾啖鼠江東呼為鼪則穴者鄭注穴氏云穴摶蟄獸所藏者若蟄而者若順也蟄藏也言此六物順時而藏凡獸蟄皆藏於穴中也而語辭

榮鞠樹麥鞠草也鞠榮而樹麥時之急也

爾雅曰鞠治蘠郭注云今之秋華菊月令曰季秋之月鞠有黃華樹謂蘜植也傳云時之急也者孔氏月令疏云蔡氏云陽氣初胎於酉故八月薺麥應時而生九月則時之急也

王始裘王始裘者何也衣裘之時也

高注呂氏孟冬紀云裘溫服司裘職曰季秋獻功裘

辰繫于日

辰謂大辰房心尾也繫聯綴也九月辰與日俱出俱入故云繫也

雀入于海為蛤蓋有矣非常入也

月令曰爵入大水為蛤鄭注云大水海也高注呂氏季秋紀作賓雀入大水為蛤云賓雀者老雀也棲宿于人堂宇之則有似賓客故謂之賓雀大水海也傳曰雀入于海為蛤此之謂也說文云盒蜃屬有三皆生于海千歲化為盒秦謂之牡厲又云百歲燕所化魁盒一名復累老服翼所化

十月

爾雅曰十月為陽鄭氏詩小雅箋云十月為陽時坤用事嫌於無陽故以名此月為陽月令曰孟冬之月聘珍謂十月節日在箕月中在斗

豺祭獸善其祭而後食之也

爾雅曰豺狗足高注呂氏季秋紀云豺獸也似狗而長毛其色黃殺獸四圍陳之所

謂祭獸也初昏南門見南門者星名也及此再見矣經傳文有譌變十月初昏南門伏非見也黑鳥浴黑鳥者何也烏也浴也者飛乍高乍下也說文云烏孝鳥也廣韻引爾雅曰純黑而返哺者謂之烏小而不返哺者謂之鵶傳云浴也者飛乍高乍下也者謂烏飛迎風而自潔其毛羽也時有養夜養者長也若日之長也論衡說日云夜陰也時有養夜者鄭注周易說云建戌之月以陽氣既盡建亥之月純陰用事也傳云養者長也者謂生長也云若日之長也者小爾雅云若乃也漢書天文志云日陽也十月純陰何云一陽長易一日剝窮上反下蓋剝卦上九一畫爲三十分一日剝一分至九月畫方盡然陽氣無間可息剝於上則生於下至十月一日便生一分積三十分而成一畫故十一月一陽復而養之則自十月始矣十月純陰乃所以養陽也元雉入于淮爲蜃蜃者蒲盧也左氏昭十七年傳曰丹鳥氏司閉者也杜注云丹鷩雉也以立秋來立冬去入水爲蜃說文云淮水

南陽平氏桐柏大復山東南入海鄭注月令云大蛤曰蜃織女正北鄉則旦織女星名也織女三星距大星去極五十二度牛入斗五度十月中後旦刻見於東北方十一月爾雅曰十一月為辜月令曰仲冬之月聘珍謂十一月節日在牛月中在女王狩狩者言王之時田也冬獵為狩大司馬職曰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鄭注云言守取之無所擇也何注公羊傳云狩猶獸也冬時禽獸長大遺獸可取說文云獵放獵逐禽也傳云冬獵為狩者爾雅釋天文陳筋革陳筋革者省兵甲也陳列也傳云陳筋革者省兵甲也者考工記曰弓人為弓筋也者取其深也函人為甲必先為容然後制革嗇人不從不從者弗行嗇省也嗇人謂省嗇徒眾也不從謂不從王狩也郊特牲曰唯為社田國人畢作鄭注云畢作人則盡行非徒羨也冬狩非為社事故有不行者于時月也萬物不通月令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易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隕

麋角隕墜也日冬至陽氣至始動諸向生皆蒙蒙符矣故麋角隕記時焉爾爾雅曰麋牡麔牝麎其子麇說文云麋鹿屬傳云隕墜也者爾雅釋詁文云日冬至陽氣至始動諸向生皆蒙蒙符矣者鄭注周易云蒙蒙物初生形是其未開著之名也符信也驗也萬物應微陽而動皆有信驗也月令曰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鄭注云爭者陰方盛陽欲起也蕩謂物動萌芽也云故麋角隕記時焉爾者高注淮南時則云麋角解墜皆應微陽氣也

十二月爾雅曰十二月為涂月令曰季冬之月聘珍謂十二月節日在危月中在室

鳴弋弋也者禽也先言鳴而後言弋者何也鳴而後知其弋也弋謂鷙鳥也鷹隼之屬繳射曰弋十二月鷹隼取鳥捷疾嚴猛亦如弋射故謂之弋月令曰季冬之月征鳥厲疾是也

元駒賁元駒也者蟻也賁者何也走於地中也爾雅曰蚍蜉大蟻小者蟻方言云蚍蜉齊魯之閒謂之蚼蟓西南梁益之閒謂之元蚼燕謂之

蛾蚨傳云走於地中也者感陽氣而動於蟄中納卵蒜卵蒜也者本如卵者也納者何也納之君也爾雅曰蒚山蒜說文云蒜葷菜也虞人入梁虞人官也梁者主設罔罟者也虞人掌水之官水虞漁師是也王制曰虞人入澤梁鄭注云梁絕水取魚者傳云罔罟者爾雅曰緵罟謂之九罭九罭魚罔也隕麋角蓋陽氣旦睹也故記之也傳云蓋陽氣旦睹也故記之也者爾雅曰旦早也廣雅云睹見也陽氣旦睹謂十一月一陽來復陽氣早見已有隕麋角之事矣十二月亦有隕者物候各有不齊故經重記之孔氏月令疏云若節氣早則麋角十一月解故夏小正云十一月麋角隕墜是也若節氣[illegible]則十二月麋角解故小正云十二月隕麋角

大戴禮記解詁卷之十一終

姪嘉[illegible]